

走向十字街頭

著 村 白

文藝上的 Realism

我們是人間，這是誰也不疑惑的事。那麼，我們第一不得不知道的是甚麼？像古詩人所說的一樣，人間應該真實學習的事，便是人間。只要我們真了解了人間的生活，真把屁股擱在人間之上，我們方能爲完全解放出來的自由的生活。若是人間坐在機械之上，或是進入奇怪的動物的世界，那麼生活當然要苦惱極了。文藝是抓住人間性真實的地方，想來透澈其真實的努力。從這種意義說來，可以說文藝是廣義的 Realism。

原來，在像今日這樣的時代，我們常持有這樣的疑問，人間這東西，到底在那兒。所謂人間生活，果然就是這樣的嗎？電車的串成串，像貨物那樣，以電車的箱子，被運送的時候，真不大覺得有像人間那樣的心情。我是喜歡往動物園，

去看檻中的獅子。可是把他看爲獅子那才是大錯誤，因爲他好像現今的人間，失去了人間性而爲錯誤的人間生活一樣，他不過是失却了猛獸的本能的某一個獅子以外的動物而已。東京的動物園的獅子雖不是那樣，可是在京都的動物園，差不多有三代四代，作一種稱爲檻的家族制，是在那裏繁殖出來的Lion，聽說獅子是很會育兒的。不說甚麼產兒制限。非常巧妙的養育，園長反以此事自誇。檻中的他們，雖沒有昔年在山野咆哮時候的本來的獅子性，可是他們仍然還覺着自己是獅子也說不定。雖然這不去問獅子，是不能了解的事情……。

現今的人間大抵是比獅子還貧弱。在獅子的檻裏，還設有防寒的器具，來暖 and 房屋。比普通人間的生活，獅子的檻的設備，還要好得多。我們人間連火盆也沒有，呈悚慄的現象。在今日，人間也全進入檻中，於是遂忘却了真正人間的像人間之靈。總而言之，人間性的美麗與自由，被奪去了。近來從經濟上或是社會學上方面，把弱者無產者看作奴隸狀態的事實，在世間很喧嚷的說着，所以關於

這方面的事情，我不想說；因為我不是研究這方面的學問的人。我想與其我來說，諸位是很熟知的。

那麼，所謂像人那樣的人間是甚麼？這雖不是一句話說得出來，可是，也不是機械，也不是動物，也不是神仙的這段事，是可想像出來的。原來人間忘掉了人間這件事，雖稍稍有點不可思議，實際上無論何時都在那兒作著。在世界知道女子與孩童是人間以來，還不到百年。就是魯騷也未嘗想着女子是一個正式的人。自知道孩童是真可貴重的人間，是百年以來的事，就是高慢發狂的伶俐的西洋人，也是那樣。在日本今日還在明白不明白之間。我以前曾說過人間皆成了動物的話；只要是被食慾與性慾的兩種本能限制住，單是生存，便成爲不是正當的像人間那樣的生活。並且我們成了機械，也是遺憾的事。機械是爲人使用而製作的。人間是製造機械工具的唯一動物，這點是人間的一大特色。可是在近世借着科學的力量，益發盛興的製作種種機械。在這裏遂起了經濟上產業革命的問題，

同樣在人間那方面，倒被機械使用起來。人間若是能全然變爲機械的東西，那麼就爲機械也行，可是因爲機械生出來的色氣，或慾望的深刻，所以不好收拾。從那裏，在我們的生活上，生出無理來。單爲一定的目的而活動，即是單從能率來說，人間到底趕不上機械。工場主比人們更保重機械，是因爲機械能工作罷。於是又胡思亂想，走入神的方面了，說甚麼鎮魂歸神，加上種種的名目，對人說成神的話。並且還說甚麼懺悔奉獻的話，我們本來是不用甚麼懺悔的。人間是永久的人間。這雖像說京都的事情，可是叫甚麼園的地方的人們，到被稱爲木屋街，像賣淫窟那樣的街的廁所去掃洗去。說那是服務，可是却作些變態性慾，或是其他的事情。往真的人間像人那樣的地方，却不容易進去。變爲機械，懇求神仙，墮落爲動物，其他種種，往那邊去，或敲敲這邊，想着脫出而碰撞着頭。在這裏有永久人間的苦味。

因此想來抓住人間性的真實。真正的想來把握人間的像人那樣的生活的時候

，我們要走往文藝的世界。說起來再沒有像人間那樣不方便作出來的。若假使是神製作了這個東西，則神的作法也太糟糕；可是我想人間製作了神，這想法到是對的。其證據是若沒有人間，則就沒有神仙。比如說人間這種東西，在一方是持有絕對要求秩序的性質，而在他一方則持有破壞秩序的性質。所有的總則是爲破壞而存在着，破壞時改變新法而往前進行。總而言之人間是存在於神，一方又存在於畜生與惡魔之間。在我們的腹中，是宿有神性與惡魔性的雙方。若在一方存着愛，在他方則存着憎惡。雙方爲種種樣樣的衝突與矛盾，在苦惱的地方，存有人間的永久之姿態，存有永久的疑問。片方想着去，片方則又止住。沒有法子，所以往機械去，然而機械也仍是不合意。於是往動物去，就是成神，也是歸於無意義。

就是在日本的歷史，看看從封建時代轉移於明治大正的歷史，爲有同樣的事，回顧西洋的歷史，概括的不外是人間想起了人間，忘却了人間的歷史。好容易回

復了人間性的時候，即刻又把他失掉了的樣子，人間就是這樣進步來的。概言之希臘時代是無論甚麼以人間中心爲本位的時代，神雖依樣是吃醋或報復，可是沒有像希臘神話那樣，帶有人間臭味的神話。接續着羅馬人承受這個文明，以後羅馬的文明亡時，這回中世有一個很長的時代，人間皆成爲神，在獨斷的宗教的羅馬教的權威之前，當平伏在地，所有的像人那樣的自由，無論甚麼也皆被取去，連知慧學問也皆捨却了。人們單想着神與天國。覺出來這樣作法是不行的，諸位知道是十四，五，六世紀的文藝復興。這個時代與哥倫布的美洲發見同樣，也稱爲『人間發見的時代』。主要，即是從藝術方面，把人間生活牽回於真正的像人間生活那樣的生活的回復運動。可是這就算夠了。誰知以後至十七，八，九世紀的時候，往樣樣的地方走去，這時，又把人間這東西，看爲等閒的傾向。即是在十七，八世紀，把人間無論甚麼也都箝入模型，把文藝這種東西也箝入一種古典風的模式，成了法則萬能的時代，成了不採取人間性的活動的時代了。在這裏，又

說這樣是不行的話，名叫康德的一位漢子，高唱自己澈底，立在批評的地步，來思索事物，而使着這位康德喜歡的魯騷的話，也唱人間歸還原來的自然。他所說的『反歸自然』的話，從一方說來，是反歸於人間的話。自從說出來這樣的事情，世上才漸漸地轉過頭來，從十九世紀的初葉混沌沌沌的，爲回復失去的人間性，從種種方面不顧命的來努力着。其爲經濟上教會上的問題，表現出來的事實，與諸君所曉得的是一樣。

然而就是這個人間生活回復的運動，最初也實在是容易進行的。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主義，解放人間的感情性，復活對於神秘的人間的憧憬心，雖拚命的作下了，在其間，不知幾時，又把腳離開了地皮，變成了人間唯有離開現實，單生於夢幻空想的世界，忘却了我們現在的生活的姿樣了。這樣鬧起來是不行的，這回又急於踏着地上，從自然科學的影響，把人間持有的獸性與動物性，濫誇張起來，想這才是人間了。這即是自然主義。可是還更有趣味的，則是我想着在近

時的人間性的回復，起個『惡魔的發見』的名稱。與新大陸的發見是同樣，人間性的發見，文藝復興期把他作下了。可是在人間的腹中，發見惡魔性，知道讚美這個的，是最近百年前之事。從可看作是惡魔詩人的始祖的英國的拜倫死去，在明年（一九二四年）剛到百年。發見在人間的腹中的惡魔，是想着在種種地方來發見人間的真正的姿樣，在那兒搜索的狀態，結果連對於原始生活非常的親慕起來的傾向，也表現出來了。即是我們到現在當做文明看的事物是錯誤的。返歸於原始生活是正常的追慕！所有的東西的原始生物，人間的魂的真正的故鄉，感着存在原始生活的這種傾向，顯著起來了。若太單爲人工的生活，則就變成了機械，所以我們的生活，欲想着進一步變爲土地的香味的親慕者。如紐約倫敦的大都市的生活，在街上連土也全然踏不到。於是生出種種的思索，或懷慕田園，至少要切实地想着得到安易的生活。總而言之像這樣作去，來求人間性的解放，或想着透澈於人間性的真實的努力，其精煉的結果，就是寫實主義。這個寫實主義的想法，

並不是甚麼新奇的事，是開闢以來的想法。近世的文藝，在這種意義，是透澈人間性的真實，想着看看已失去的眞的人間生活的姿相之點，把最近百年以來的文藝，可以稱爲是寫實主義的文藝罷。

Realism 這句話，種種的被解釋着。這雖是爲解釋的方便，在哲學方面所說的 Realism，更持有異樣的意義。Realism 若叫 Platonist 的學者說來，是說在我們的感覺的世界，沒有存在着人間的眞正的姿樣。在靈魂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，能捉住人間的本體，那是說 Realism。此外在英文學使用的 Realism 這句話的意義，是描寫事實。無論甚麼都像事實那樣來描寫，芥川君所說過的英國十八世紀的笛福 (Defoe)，是這個意義的 Realism 的元祖。像那樣雖也有種種的意義，可是眞正的廣義的說來，所謂文藝上的 Realism，我想可以說，是想恢復而又把握已失去的人間的眞實性的努力。十九世紀以來，種種的事情都考案過，可是結局就是唯物史觀等的想法，歸結起來也不外是想着還元人間的一種努力。

總而言之，人間性是種種的東西，雜亂的混在一塊兒。自其中生出說不出來的味道。想味嚼其無限的深味的努力，就是文藝。不是像經濟，道德，那樣部分的，是想捉住全體的人間生活的真實。這個永久的人間性，可是人間的根本，往昔現今是一點也沒有兩樣的。雖常說歐羅巴的文明進步了，所謂也有人斷言說，比起希臘的文明來，現今的歐羅巴人，所謂人間，是一步也沒有前進的。或者也能那樣的說罷。人間性這種東西的根本，雖一點也沒有變動，可是他是很難捉到的。總之我們好像是厚化粧的人，天生的肌肉的美好的地方，用化粧品將他塗抹毀壞了。這雖與今日的話沒有關係，可是以這個厚化粧而爲人間的生活這是錯誤的。所以要完全把厚化粧的法則與因襲削去，歸還素肌；這是在實際上做不到的事。自從爲文明的生活以來，已經不能再歸於野蠻的原始生活。住過大學的人，現在就是叫他返歸於幼稚園的頭腦，也是辦不到的事。嘮叨的說來雖屬麻煩，原來化粧這種事，不得不不是爲發揮人間性的天生的美麗的化粧。文明，化粧，也都

不是像厚化粧那樣滅却人間性的真與美，倒是充分地發揮這個真與美的。

然而所謂人間性的真與美，就是研究解剖了也不能明白。用人間的頭腦與理由，也不容易了解。除了把整個的人間性，拿在文藝的鑑賞之前，再沒有別的方法。

我想起來一個比喻關東煮（把煮的雜物，和成一塊兒，狀如北京的糖葫蘆）的話來。關東煮這種東西，好好地想起來，是很骯髒的東西。……來做關東煮的解釋實屬可笑；可是看見鍋太不乾淨的巡警，來問道你的鍋是何時洗的？答道：是繼承家父之後，這個鍋四十年來，還沒有洗過一次。可是，若從鍋底乾乾淨淨的洗去了，就是多加味之素，也沒有以前那樣的好味道。清醬，烏賊的腿，芋頭的根把樣樣的東西，混在一塊兒，在那裏生出不是味之素與Vitamin所能趕上的味來。從那裏面也有尋求法則的人，也有找出經濟上問題的人罷。雖也有找出烏賊的腿，與清醬的糟粕的人，可是，這不得以整個的來味嚼的。這就是來為科學的

分析，也不能明白。有了芋頭與烏賊，才好喫呀！可是這的確是骯髒的東西。道學者們，正好比叫洗鍋的巡警，在鍋裏頭稱爲人間的獸性，或叫做惡魔性的髒東西，許多堆積着，從那裏生出甘味來，實是可驚的複雜。有個時候關東煮舖的主人，晚上餓着肚子回家了。對老婆說：「肚子餓的了不得，請拿出食物來」。老婆說：「你不好吃你賣的關東煮嗎」？的時候，他答說：「甚麼？那樣髒東西能喫嗎？」不錯，的確是髒的，可是却叫人家喫。近來諸位看見我的顏面時，即刻就叫我論戀愛問題，我再來少少地說說戀愛。就是戀愛也仍然是人間性的至高的發現，是像關東煮一樣，我們的人間性整個的活躍着，所以細細穿鑿看其裏面的時候，生出性慾或其他的東西。要言之關東煮是好的東西。無論把他論到甚麼時候，也沒有益處，所以我想把這個議論截止。人間性這種東西的最正直的最出於原形的現象，我想我取的關東煮的例，沒有甚麼無理的罷。歸結起來說，想着整個的來透澈人間性的真實，是Realism。

近來成爲問題的事情，在這裏我想着來稍爲添說幾句話。現今 *Bourgeois* 文學這件事情，常被議論。說起來 *Bourgeois* 這句話的外國語的意義，在日本雖像使用於資本家的意義，可是我想他是錯的。假使從經濟學上或從社會學上來說，*Bourgeois* 階級這件事，也是依着所得的種類來定的，與貧富自然是另個問題。在法語有『*épater le Bourgeois*』，即是『嚇倒 *Bourgeois*』的慣用語，這也決不是用於有產階級，或資本階級的意味。所謂 *Bourgeois* 在英語說起來，是相當 *Middleclass*。說起 *Bourgeois* 來若從語源說，是指商賣人。羅丹 (*Rodin*) 的作品 *卡列的 *Bourgeois** 的題目，不外是市民的意義。在英國說的 *Middleclass*，像上品的紳士那樣，來爲高尚的舉動的，稱他爲 *Bourgeois*。不用說，在資本家階級裏頭，像那樣的人，是必要的。就是在無產階級，也有這個 *Bourgeois* 先生。在這種意義下，*Bourgeois* 這句話從古來被使用着。總而言之逸去了人間性的真實，濫拿彰明的填補的虛僞和因襲，去硬化人們；這叫做 *Bourgeoisie* 與所謂無產者有產階級的話是兩

樣。若單從經濟學上的用語，我是不知道，普通的用例，特別從我們文藝方面說來，逸去人間性的真實而安然的東西，我們命名叫他爲 *Bourgeois*，所以想着抓住人間性的真實，而來努力的人們，自然與他要成爲對立。不用說這個分類與經濟學上的分法也交錯着牽連着的。可是語言的真意，是在這一點。比如說沙士比亞的藝術，是真想着抓住人間性的作家。近來雖時時受有惡評，可是這個大天才所描寫出來的是人間性——即是永久的，根本的，本質的，並且與經濟上的階級等沒有關係的人間性。沙士比亞的文學決不是能以 *Bourgeois* 文學，或 *Proletariat* 文學分類的作品。是真人間的東西。依着看法可稱爲 *Proletariat*，再依着觀察點，也可稱爲 *Bourgeois* 罷。可是，這幾无看一本書，知道勞農俄國政府的教育總長，故意的叫演哈姆雷特改爲勞農空氣來演的。又在坡羅尼亞斯 (*Polonius*)，符合路德喬治一流的俗物性，而排演出來。總之，在沙翁劇，根本是有人間性的活躍，所以無論怎樣都能演出來。像說人間這種東西，離了階級意識是不能存在的議論

，乍聽好像是對的，可是少少地在別個方面想想，即刻知道他是錯誤。即是現今我們的最討厭的區別，在階級之外有民族的差別。即是民族意識——在早還有說過離了這個，文學不能民立的時代。在從現今百年以前，國民文學議論得很凶的，可是在現在，誰也不說那樣無味的話。在顛倒於民族意識最旺盛的時代，人們是這樣來想的。無論那國人都持有民族意識的事，與無論甚麼人都持有階級是同樣，那不過是全的人間性的一部分而已。我時常這樣的想，所謂階級意識這種問題，雖變為種種的姿態，可是其為人間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事實，今昔都是同樣。有貧者與富者的差別，也有弱者對強者的反抗心，他是無論在任何時代，出現於階級這種姿樣。例如說最帶 *Bourgeois* 臭味的文學，如現在市村座羽左衛門演的御所的五郎藏那樣的俠客劇，德川時代的人也喜歡，就是現代人也仍然喜歡看他。歸結點是因為對於橫暴無極的藩主，與武士的一種特權階級的民衆的反抗心，看了那個劇，使人覺得痛快的原故。被抑壓的苦悶，改變形態而出現於文藝的世

界。階級鬭爭問題，連合性的問題，在那裏又加上時代的社會的背景，更七重八重的混積着，於是性來一種說不出來的關東煮來。近來關於性的生活的描寫，濫下工夫的事情是很流行。在法國像漸漸忘去的狀態，現在反拚命來作的，却是英國文壇的小說。他們大抵是把性的生活與階級鬥爭牽到一塊。就是在日本這種作品，近來也非常多的樣子。這都是到現今所忘却的地方用清高來敷衍，或訂正，像自然主義描寫動物的錯誤，欲真爲肉迫人間性的真實的舉動。在文學裏，從上古雖有性的生活的描寫，可是那都是些鬧玩意兒的東西。那麼說起來像維多利亞朝的英文學那樣，拿紳士的清高姿態，來敷衍這個問題，也是不對的。因爲描寫人生的真正的姿樣，不可輕視性的生活，才管緊在這方面努力。根據當時，而其所牽連的地方，也有種種。人間性，好像是個個圓球。若沒有可抓的地方，是抓不到的，好像去拿 Handle 的地方一樣。某時候想抓住性的生活，有時候想抓住神的問題，有時候想抓住道德的問題，雖有種種，結局想着透澈人間性的真實，